

落葵、繁露、苋菜及其他

钱红莉

与新鲜青辣椒一同切丝，大铁锅中跳一跳，韧中带甜，样样可口。当下再也享用不到如此可口的白皮冬瓜了。

本地大棚种植的白皮冬瓜不压秤，质地绵软如棉花，不值得吃。来自海南的黑皮冬瓜，品质略佳。若不嫌费事，吃得讲究些，加一块陈年火腿，与冬瓜同煲，滋味想必一等一。

这个夏天，因一直遇不到露天种植的青色柳叶菜，决定只吃红薯尖、木耳菜两样绿叶菜。至少它们不用喷农药。红薯尖，在我的童年，是无人在意的东西，地里藏蕨一片，似无人想起要去摘它们来吃。

如今倒成了宝——红薯尖，需蒜茸同炒，叶杆相连，脆而滑腻，久食不厌。木耳菜，以往夏天，偶一为之。那股强烈的风味颇为拒人，断生后，入嘴滑腻。谈不上可口，但也不讨厌。

但，自从得知木耳菜的笔名为“落葵”“繁露”后，开始对其青眼相加，决定多食几回。这么美丽的名字，挺诗经的——今日午餐一盘落葵，昨日晚餐一碟繁露。汉字背后氤氲着的气息，令平庸生活有了滤镜，遍布诗性。

人活着，不都依靠一口气么？落葵繁露，便是挺身而出青为我们吊着一口活气的蔬菜呀。诗性的名字，令它的模样逐渐的立体美丽起来。这星辰一样繁密的落葵叶子，可肥可瘦，可大可小，一片片依嫩茎而生，呈现出不同景深的绿——深绿、油绿、湖绿。因散发特殊的气味，小虫子们也不敢靠近，一生无须农药参与的洁净。

落葵清炒时，搭配适量蒜茸即可。倘嫌大骨汤油厚，亦可丢一把落葵祛腻。

两汉时期的《长歌行》中有：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也不知这里的葵，可是落葵？

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里有：葵菜古人种为常食，今之种者颇鲜。有紫茎、白茎二种，以白茎为胜。大叶小花，花紫黄色，其最小者名鸭脚葵。其实大如指顶，皮薄而扁，实内子轻虚如榆荚仁。

这里的葵分紫茎、白茎，今天的木耳菜只有绿茎，想必不是同一种蔬菜？李时珍所言的应是冬苋菜吧。如今，也少见了。

仲春之际，偶然得见金陵当地一位植物博主拍了几张南京郊区琵琶湖苋菜图：清粼粼的湖水之上，苋菜一片一片如雪，轻轻歇息于湖面……红尘喧嚣一忽儿退后，唯余黄花静放。何以按捺不住一颗抒情主义的心，到底还是《诗经》里的中国啊。文明的大河汤汤而过，流淌几千年，到得当下，诗性一息尚存。那一刻，直想买张高铁票，半小时后抵达金陵，再打的去到琵琶湖，就为看看满湖苋菜——这瑟瑟春风之中美的存在。

到来了，想着吧，这湖中苋菜过于繁密了，顺便掐一把嫩叶，带回家煲汤也好。谁让我读过《诗经》呢？谁叫《诗经》赋予着虫鱼鸟兽草木以如此丰富的感情呢？一辈子不能脱敏。

体现在人性化上，其直接效益是，为沪上民众身心健康带来机遇。

再过十年，博医会开始与新组建的中华医学会合并活动，直至慢慢退出中国医学界。上述医学去宗教化的过程，历时约四分之一世纪，同时凸显中国医学精英凭借本身能力，发奋自强的强盛模样。值得强调的是，中国医学联盟最终压制住了外国在华医学势力的扩张，一定程度上依托了全社会多领域的开放进步力量，最后在科学立国的宏伟愿景中成为现实。

如今再度审视“同仁”，必须重视其中医学史层面的转折性意义。修建全新的同仁医院三层大楼，前后历时一年，于1904年10月26日正式开张。院方通过媒体明确宣告，该院外籍医生杰夫瑞家族，通过位于费城的慈善基金会，参与修建大楼与添置设备的主要捐赠，同仁项目更像着眼生命关怀的中外文化交流。

中外来宾云集的开张当日，年逾古稀的吴虹玉，并未出现在简短而隆重的仪式上。来宾们应逐参观医院当时配备的，世界最先进的X光技术体检室，基于医学最新进展设置的病理检验室和无菌操作室，在手术室中安置了专用的冷热热水系统，并为特需服务配套一流病房。

1903-1904年间，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三位早期杰出毕业生颜福庆、刁信德和俞凤宾，都先后在刚刚落成后的全新同仁医院担任住院医师，其中刁信德还被医学院正式聘用为皮肤科专业课程的讲师，这是中国学者首次承担医学院临床教学，开创史册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，虹口地区成为被日寇蹂躏的重灾区，同仁医院从此一蹶不振。以后江西恩恩路上，被冠名同仁医院者，与医学史上辉煌的同仁医院，并无直接继承渊源。孤岛期间，即使培养出无数医学名家，出过过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刁信德博士，也宁可在大西路（今延安西路）名气尚小的宏仁医院（今华东医院）执业，同仁人的气节，可贵得很。

口袋公园的树

沈嘉祿

斜阳入地竹销金”，源自宋诗。一篆一隶，饶有古意。瞿志豪是海上名家来楚生的学生，也是我朋友，读来格外亲切。还要说一句，匾额、楹联的雕刻与装饰也相当到位。

商船会馆花园既然复刻江南园林，我竹坞寻幽，久久盘桓，形成了一些想法，拟几条献芹于相关部门：

一、给花园取一个有文化内涵、有浓郁沪特色、又便于记忆和传诵的名字。

二、在墙壁或草坪上嵌石或勒石，以一篇珠玑小品来介绍园缘及美学诉求。

三、能否在池中养些鱼，游鱼唼喋，涟漪满湖，就有了动感。池边的湖石可以接引几注清流，形成跌水，产生琴声如诉的声效。

四、花园全天候开放固然是好，但缺少必要的屏障，游客进入后畅通无阻，一览无遗，少了曲径通幽、渐入佳境的过渡。江南园林素来以内敛、含蓄为上，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。在转折、衔接之处常设屏障，有屏障就有“隔”，就能带上循序渐进的节奏，产生“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”的戏剧效果。翻几段嵌有花式漏窗的粉墙最好，哪怕是几段半人高的竹篱笆，略带弧度，稍显高低，再引蔷薇、忍冬、凌霄等来一番亲密牵扯，也可自成一景。明代造园名家计成在《园冶》中所言：“夫编篱斯胜花屏，似多野致，深得山林趣味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用担心会影响到它的开放性和共享度，“笃笃转，团团转”不正是身在江南园林的谐趣吗？

其实我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建议，如鲛在喉，不吐不快。老城厢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一百年前成片开发的石库门弄堂房子不多，现存的老房子多为市民购地自建，买一块造几幢，八宝玲珑，别有洞天。缙绅商贾的巨宅中围着一个庭院，参天大树或有一两百年风光，枝杆苍劲，撼若龙角，见过小刀会起义的旗帜，听过上海光复的警钟。它们危危乎挺立于山墙屋脊之上，行人举头遥望，油然而发思古之幽情。再比如乔家路原宁海禅寺前一棵七百年银杏，曾经迎来造访梓园的爱因斯坦；蓬莱路上一棵两百年银杏，落下的果实或许砸痛过从梅溪学堂散学的胡适。

多年前我曾向有关方面建言：在拆房时请务必善待这批老树，不能让它颠沛流离，生死由命，也不要将它卖到富人家，铜雀春深。可以在滨江辟出一地绿地，将老树移栽到那里，再给每棵树做一块铭牌，告诉后人它“从哪里来”。这样的话，迁居他处的原住民就会心存一份牵挂，从小与他荣辱与共的老祖宗替大家“把根留住”，某年某月的寻根访旧就多了一个打卡点。我还相信，肯定会有人提出认养一棵“故园老树”呢！

我自以为这个建议适用于大多数有“交叉小径”的口袋公园。公园虽小，但要是有一棵百年老树在晨曦晚霞中守望，整个气场就不一样了。

一般的口袋公园大多是绿化加步道再加健身设施，顶多再放一件雕塑画龙点睛，调性上多为中西混搭。商船会馆花园这个“口袋”倒像一个八宝锦囊，着意追摹江南园林，老房子拆除时被收集来的一些废旧材料也被嵌入了新景观。脚下青砖铺成的小路，鹅卵石铺成的锦地，太湖石叠成的台阶与驳岸，那种形态与色调，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。

绿植的布局与设计也很用心，香樟、红枫、黄杨、苦楝、金桂、乌柏、女贞、石楠、山茶、木槿、紫藤……幽篁一丛也是不可少的。品类繁多，争奇斗艳，真可谓良禽鸣高枝，四季花不败，荷池凝白露，浓翠迷翠微。三棵来自日本的罗汉松大概花了不少钱，枝桠虬曲，金针簇箭，略含妩媚之态，不失矫健之风。

中国园林是一种诗性表达，以微缩山水来寄托文人雅士归隐山林的志趣，所以溪流与池塘是标配。造园主也在这里挖了一个小池，镜面无波，能聚紫气霞色，红蓼白萍，但随清风摇曳。有时候岸石的缝隙中吱吱地喷出两三股白雾，贴着水面盘旋片刻后聚拢，于光影变化中袅袅上升，叫游人欲避还掩。如果这种突如其来舞台效果真能引发人们的快感，我也不好意思吐糟了。

池塘边小山头立一个“沐风亭”，隔池筑一座“涵玉轩”，错落有致，风从相应。一溜粉墙是会馆的边界，戏台和大殿的飞檐脊角高出墙沿，不动声色，巧妙借景。山脚下还横着一架石板小桥，石栏不及尺高，汉服美女常在此抛月弄水，拍个不停。

走近一看，两处建筑的匾额、楹联均出自上海书法家瞿志豪手笔。“涵玉轩”的抱柱联为“春报南桥川叠翠，花香翰苑野图新”，从福建蓝田书院借来。“沐风亭”的楹联是“绿树带云山岫画，

早晨出门，晴空如洗。极目处，一派宇宙蓝。气温明显显得高了，裸露的胳膊被阳光扑打，生疼。

苦夏来临。初夏雨水丰沛，蔬果大量上市。新鲜玉米一捆一捆运来，如山如河，十元八根。毛豆壳子，堆得山似的。西红柿、青茄多如繁星。

挑了绿豆芽、秋葵、丝瓜、冬瓜、黄瓜、红薯尖等若干蔬菜，所费微薄，12.91元。每临苦夏，对于鱼虾肉鸡的胃口忽然消逝，遑论吃它们，单单捌捌它们，我都深感烦难。要么粉蒸肉，蒸锅一盖，离厨房远远的，无须照管，定个闹钟，半小时后熄火；要么小炒肉，肥肉炼出油脂，滗出些许，丢入月桂叶、八角、瘦肉片，炆至出香，轰一大瓶啤酒，中火二十分钟，即成。

昨天做了两斤余小炒肉，尚剩半碗。今日晚餐，削一只土豆进去即可。

午餐四菜一汤，均是我喜食的清淡之菜：红椒炆爆豆芽、蒜香红薯尖、藤椒冬瓜、丝瓜炒百合、白水蒸蛋。配半盘米饭，一人食，颇为满足。饭后，略有闲情拿一双筷子，分别将冬瓜、绿豆芽即断生而不出水。豆芽秆内的汁水因大火围攻而被留在了体内，入嘴爆汁，蛋清依然干索索的。

这道菜的诀窍，需掌握火候，让豆芽即断生而不出水。豆芽秆内的汁水因大火围攻而被留在了体内，入嘴爆汁，蛋清依然干索索的。

吾爱中华好戏曲——梁祝（木刻）陈晚云 选自第二十二届“江南之春”美术作品展



医史循证

会客厅里话“同仁”

方益盼

业温故知新。

比如说，从会客厅的北向窗口眺望，曾为沪上现代化标杆的同仁医院旧址，就坐落在街一街之隔的快速车道边上，蓬头垢面灰不溜秋。同仁医院边上附加了许多西医生新的学术符号，至今还遗留不少医学史谜团有待摸清，包括汉英文名称、今昔变迁、医用设施等等环节。

最初的同仁，设在长治路与塘沽路交界的三角地块上，是沪上第二家由传教士开设的医疗机构。它与最早

的仁济医院相似，从未冠以其汉语词义严丝合缝的英文名称。文献史料中的同仁医院为 St. Luke's Hospital，仁济医院被直呼成 China Hospital，后者有时索性贴肤路牌，唤作山东路医院。这样习惯成自然的呢称，出了沪上地界，他人就摸不着头脑。前几年，就连北大医学史教授，也误把阿拉同仁医院，译成硬邦邦的圣路克医院，一时沦为笑谈。

译名不准也就罢了，从来名称名号事小，失节失实事大。如今媒体上大量流传的文字，把这栋地基下沉，又矮又破的待拆三层危房，视作同仁医院创始人吴虹玉投资兴办的杰作。此事涉及沪上现代医学发展关键，倒有必要澄清，以免继续讹传。

1867年，自幼接受西学的吴虹玉，结束9年美国游历，回到故乡上海，时年33岁。他拿出100美元，筹建小小的同仁医馆，使出旅美艺术期间，获得的种痘防疫、小病诊治等技术，为教会快速招募大量信众。1880年，吴虹玉再从本地华商处，募集上百万银洋，在租界中心三角地块，扩建规模可观的同仁医院，聘来职业传教医生主掌院务。他曾这样表述初衷：

因忆1867年时，虹口地方始立同仁医院，仆躬襄其事，20年来深蒙厚泽……仆任美监督会传道之职，宣讲之下兼习医理，迨传道内地，即本生平所得者以疗治各症，自觉颇有胆识，不至毫无把握，计在江湾等处十余年，嘉定三年，疗人之疾，近则左右廿里，远由百里而来者，共有三万

余人……仆即于治病之时，每感离劝勉之意，而耶稣圣道传播于益广矣。

吴虹玉无疑是医学传教的忠实信徒，但在他撰写上述文字的1887年，由外国传教医生组成的博医会已经面世，代表该组织的文恒理博士，却在《博医会报》(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)刊出与老法传教医生稍有区别的宣言，这位同仁医院院长明确指出：

本医会创设之故有四：其一，务欲诸医各将平日所闻华人病情，暨一切施治之法普告医会，俾后偶遇对同之症用药有所折证，以期立起沉痾。其二，务欲将西医学之精微疗治之神妙，尽情推阐揭示华人，俾华人多所敬动，以冀医道通行于通都大邑，下至僻壤遐陬。其三，欲用医道以广传道，去其身病，即以发其信道之心，自能尊奉福音，渐祛心病。其四，欲将中国所有奇难杂症为西人所无者，悉告之现居西国诸医，俾互相参究，得以精益求精，登峰造极。

如果说，19世纪初叶的早期传教士以医学作为吸引信众的传教工具，那么到了20世纪初叶，即使在传教医生圈内，这样的传统理念也开始松动。《博医会报》出版宣言暗示，传播上帝福音，已经不再成为职业医生的从业首选。博医会旨在逐渐去宗教化，在临床实践中融进医人文与科学精神。

1907年5月，博医会直接将《博医会报》英文名称中的传教标记 missionary 删去，以突出医学立场。随着沪上国门逐步开启，医学带来的社会进步，首先



左图：工部局地图 下图：1904年10月26日开张的同仁医院新大楼

